

王太捷编

HULIJINGUSHI HULIJINGUSHI

# 狐狸精故事



版  
社

责任编辑：张星富

封面设计：麦荣邦

## 狐狸精故事

王太捷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00册

ISBN 7-5321-0626-8/I·502 定价：2.75元

## 编者的话

这是一本狐狸精故事专集。狐狸是个很灵敏的动物，传说它能修炼成精，能化为人形，并有许多神通，因此人们把它尊为狐仙。在民间，人们又根据狐狸的特性，以丰富的想象，编织出许多神奇的幻想故事。然而所有的幻想故事和志怪小说一样，虽然讲的山精野怪，却着眼于现实。蒲松龄写鬼写狐，以刺贪刺虐，寄托孤愤；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何尝不是以狐喻人呢！

山东是蒲松龄的故乡，不知是因为山东流传的狐狸精故事多，蒲松龄受其影响，才在“聊斋”中写了如此众多的狐狸精呢，还是蒲翁的家乡人民因喜欢“聊斋”，受“聊斋”的影响，才谈狐讲狐的多呢？也许互为影响吧，反正至今山东各地都流传着许多狐狸精的故事。目前正在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从已见到的部分县卷本中，几乎各县卷本中都有一两篇狐狸精的故事。编

者从一九八八年接受编纂这本专集以来，除了现组织作者撰写了部分稿件外，也从各县卷本中选取了十余篇。

该集共收入狐狸精故事三十余篇。这些作品除少数几篇曾在有关杂志上发表外，其余均系第一次正式和读者见面。我把这些作品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与狐精之间的矛盾纠葛。人有善人，狐有善狐；人有恶人，狐也有害人精。害人的当然不能尊其为仙，而是要斗其妖。第二类是义狐。人和狐虽是异类，但都有除恶扬善、救危扶难的义胆侠心。同情弱者，“善心得好报”，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劳动人民则创作出许多表现人、狐之间友谊与爱情的优美故事。第三类是狐与地方名人和地方风物有关的传说。这是与前两类在类型上略有不同的。

此故事集是作为通俗读物编辑的，因此在编选时，特别注意了可读性和文学性。有些作品整理者作了较大加工，甚至进行了改编。但也有一些作品，则是严格按照讲述人的口述忠实记录整理的。不管哪种情况的作品，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质朴，故事性较强，并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和有益的思想意义。

狐狸精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全国各地都有，本书收录的作品，大多是山东一带的。由于

时间仓促，个人水平所限，书中的缺点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〇年元月



##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作媒·····	1
智斗·····	18
过年·····	25
真假媳妇·····	27
生死奇缘·····	31
狐泪眼·····	44
秋娘·····	56
蒲包姐·····	65
胡儿·····	70
沈小贞·····	81
竹梅·····	94
美人图·····	98
报恩·····	106
两吊铜钱·····	111

小蕙 .....	115
胡凤英 .....	126
狐姑 .....	134
巧劝不孝子 .....	138
胡小凤 .....	143
招女婿 .....	157
五洞府 .....	162
伺候张三不伺候李四 .....	166
配鸳鸯 .....	175
南崖会 .....	180
狐狸庙 .....	191
胡丽娘 .....	196
狐仙楼 .....	201
胡小妹复仇 .....	207
白狐仙子 .....	213
黄嘉善 .....	224
郭秀和秀川 .....	230
胡家坟 .....	238
提亲 .....	243
情狐 .....	252
三难蒲松龄 .....	262
银山白狐 .....	264
仁义大仙 .....	268

## 作 媒

河北涿鹿境内到处是一座座的山岭和纵横交叉的山沟。在一座大荒山里住着两家成仙得道的狐仙。前山古洞里住着的叫白仙家，后山背洞里住的是黑仙家。两家狐仙在大山里修行了几千年，互相来往，你兄我弟的处得倒也和睦。所不同的是：黑仙心地善良，从不伤人；白仙奸狡毒狠，常常伤人害命。为这事儿，黑仙每每苦口善劝。可白仙不但不听，反而和黑仙反目成仇，断绝了交往。

荒山外八九里处有一片小小的山杏林。林边的山坳里搭了几间草庵，山柴做门，砌石为墙，围成个小小的院落。住户娘儿两个。老娘是个没眼睛子，从打来到世界上就没有见过红花绿叶的颜色，混混沌沌地活到了头发白；儿子却生得膀宽腰圆，喜眉俊眼的一表人材，母子俩的生计就靠儿子每天上山砍柴或下套埋夹捕几只山猫野兔来维持。



这天，黑仙家觉得烦闷，便出了洞府，在山上四处闲转悠散心儿。走来走去不觉出了小杏林，黑仙家无意间一抬头瞥见山坳处的草庵，心中不由一乐：怨不得人家说“洞里神仙不知道世间的事”哩！俺在这座山里修行了几千年，竟不知道啥时候这儿迁来一户邻居。既然已经知道了，就该趁空去瞅瞅，一来讨碗水解解渴，二来大家也认识认识。什么时候闷了，互相来来往往，不也是件乐事吗？想到这里，黑仙家摇身一变，立时变成了一个黑头发、黑胡须、黑衣黑帽的老头儿，捡了一根山杏棍儿当拐杖，日颠日颠就奔草庵来了。来到院外一敲柴门儿，却是一个六七十岁瞎眼老婆婆，手里拿了一根榛杆儿，划拉拉划拉拉地探着道儿走出来，问：“谁呀？”黑仙家应了一声：“是俺呀！”瞎婆婆颤颤打打扶住柴门又问：“你是谁哩？干啥事呀？”“俺是过道儿的，讨碗水润润嗓子。”山里稀客，成年累月难得有人登门坎儿，一见有客上门，瞎婆婆喜得咧开没牙少齿的瘪嘴儿嘻儿嘻儿地笑，拉开柴门，把客人接进院子。黑仙家刚进院，一眼就瞅见十几只老母鸡在檐下刨食儿，嗓子眼里不由地“咽”的一声，咽了一口唾沫。有道是：馋狐、馋狐。十个狐子有九个好叼鸡，成了仙家也改不了老毛病。黑仙家见了鸡，早把喝水的事儿

忘到脖筋后边去了。两只眼一眨巴主意就来了，他笑面虎似地问瞎婆婆：“哟！老人家，你老少眼没目地过日子，没个帮手儿，可真不容易呀！”“哎——天无绝人路，不合该老身熬煎，俺跟前还有个儿子哩。”“哪——后生哩？干啥去了？”“上山下套子去了。”三言五语就问了个明白。后生仔不在家，老婆婆又是瞎子，黑仙家觉得这样的机会实在难碰上，便暗暗地念了个摄物咒儿，把又宽又大的衣袖一撑，只听“嗖、嗖”两声，两只肥嘟嘟的老母鸡就被摄到了袖笼里。瞎婆婆眼瞎耳不聋，听到了响声儿问：“客人，你瞅瞅是啥响哩，赶不是黄鼬来偷鸡了吧？”“哪里，哪里。是风刮得房檐上的草苫儿响哩！”黑仙家一边掩饰，一边暗暗发笑，身儿一扭，化成了一股风，“吱溜”穿过柴门缝儿，溜回后山古洞吃鸡肉去了。俗话说：吃惯的嘴儿跑惯的腿儿，黑仙家头回一得手就再也收不住心啦！隔三过五就要来“照应”一回。只要那后生仔一上山，家里只剩下瞎眼婆婆一个人时，他就要趑摸着偷两只鸡儿吃。你想拢共才十来只鸡，还经得住他趑摸呀？！没过多少日子，就剩下一只病鸡啦！

人们常好说：小家户的鸡圈儿，油盐坛儿酱罐子。瞎眼婆婆丢了鸡比丢了命还难受，成天抹泪瓣儿。当儿子的见娘伤心，哪有个不上火的？

那个后生仔变着法儿好不容易才劝得老娘止住了泪。问老娘：“这些日子咱家有没有来过生人呀？”“还是在半个多月头里时，有个过路的来咱家讨水喝，谁知俺还没把水烧开，他却又悄没声地走了。自打那回以后，咱们的鸡儿就一天比一天少啦！”后生仔一听，心里有了底：好呀！这山里除了俺娘儿俩，不就是住着黑、白两家狐仙吗？说不定俺家的鸡儿是叫他们偷去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哩。想不到他们却祸害到俺门上来了。想到这，那后生仔又安慰了老娘几句，把剩下来的那只病鸡儿逮住，提溜着就上了山。

再说那黑仙家，吃了几天山狸野兔，觉得口中实在淡寡无味，不禁又想起那肉乎乎的大母鸡来。他出了洞门，抬头看看天色，估摸着那后生仔一准儿又上了山，就又把头几回一样，大摇大摆地朝瞎眼婆婆家走来。刚走到那片山杏林，忽然听得前面的草棵子里“咕咕嘎嘎”地传来一阵鸡儿叫声。黑仙家心里觉得奇怪：这片山杏林俺差不多天天都要走几趟，今儿个咋会出来鸡叫声呢？别是那瞎婆婆没把门子关严紧，叫鸡儿跑到山上来了吧？俗话说：好吃屎的闻见屁也香。奇怪归奇怪，脚杆子早循着声儿找来了。寻摸了一阵，黑仙家瞅见一簇穿地龙的叶丛里绊住了一只老母鸡儿。爪儿和翅膀被穿地

龙的须缠巴得死铁铁的，兀自在那儿挣崩哩！黑仙家见状不由哈哈大笑，说道：“嘿！刚说想个鸡儿吃，它自个儿就送到嘴头子底下来了。俺老黑真好口福哩！”说着便扎撒开双手，弓着个腰往前一窜去抓那只鸡儿。谁知眼睛光瞅那只鸡儿啦，没留神脚底下的草皮子一陷，“扑通”一声，身子掉进一眼陷阱里去了。只见一个猎人打扮的后生仔从穿地龙叶蔓中钻出来，站在陷阱沿上冷冷地盯着他，手里挽一张硬弓，药箭搭在弓弦上，正对着他的心口窝儿。黑仙家见没有逃走的可能，便低声下气对那后生仔说：“俺是后山的黑仙家，不该贪嘴偷吃你家的鸡儿。只要你饶过俺这一遭儿，不论你要啥东西，俺都能给你弄来。”那后生仔冷冷地说：“啥东西俺也不稀罕，俺只跟你要俺的那些老母鸡。”“唉——”黑仙家这下可为了难，暗想：鸡吃到肚里还能吐出来吗？看来今儿个这一关也有点不好混哩。忽然他心中一亮，赶忙又说：“只要你放俺出去，俺就能把你老娘的眼睛治得看见东西。”“真的？”“真的。”“不骗俺？”“不骗你。”这一招儿果然灵验，后生仔的脸上马上放了晴。他弯下身子伏在陷阱沿上，把手中的那张弓伸到陷阱底叫黑仙家牢牢抓住，“嘿”的一声，双腕叫力，生生把他从陷阱底提了上来。后生仔替黑仙家揩擦干净身

上沾的草叶泥浆，便引着他朝家里走来。

到了后生仔家后，黑仙家一不开方，二不拿脉，而是和后生仔要了一根桃木棍儿，三划拉两划拉，几下子就在地上画出一个美人像来。黑仙家指着那个美人像对后生仔说：“你围着她顺转三遭儿，倒转三遭儿，再对着她的嘴巴吹口气儿。”后生仔围着地上的美人像顺转了三遭，又倒转了三遭，一哈腰又对着她的嘴巴吹了口气。黑仙家念个咒语，用衣袖在那美人像上一掸，喝了一声：“动！”天爷！地下画的那张美人像还真地会动了哩！那姑娘仿佛刚刚睡醒似的，用手背揉揉眼窝子，又伸了个懒腰，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这下竟把那后生仔看傻了，楞怔怔地大张着嘴儿瞅着姑娘。黑仙家见状，哈哈大笑，推了后生仔一把说：“后生，俺替你请来啦，快去求呀！俺还要回洞睡午觉去哩。”说着，身子一扭，化成了一阵清风，“哧溜”一声从门头上走了。后生仔壮起胆儿，上前一步给那姑娘施了个礼儿说：“这位仙姐，就劳您驾给俺娘治治眼疾吧！”那姑娘瞅瞅后生仔，又瞅瞅自个儿，又瞅了瞅四外，这才回过神儿来，把脚一跺恨恨地骂道：“这个该死的黑狐精，你贪嘴好吃招惹下祸事，反拿别人来填坑儿。”后生仔听了一楞，忙问：“你不是黑仙家请来给俺娘治眼的医生吗？”“谁用他

请！俺好好儿地在自家的床上睡午觉，谁知竟被这个挨千刀的黑狐精掇到这儿来啦！唉，反正也到了这儿，索性就替你老娘治治眼再走吧！”听了这话，后生仔又惊又喜：惊的是黑仙家果然好手段，就凭几下划拉，生生地把个大活人给“搬”来了；喜的是姑娘虽然年轻，却真会治眼疾，说不定还真能把老娘的眼治好哩！后生仔又给姑娘作了个揖问：“敢问仙姐，你家住哪儿？赶呆会儿您给俺娘治完眼，俺送您回去。”“送俺？”姑娘嘻嘻笑了：“呆山鸡，俺还用你送？实话告诉你吧，俺爹就是白仙家。发啥楞哩？走吧，给你老娘瞧眼去。”后生仔忙把姑娘引到老娘的屋子里。姑娘从嘴里吐出一颗鸽蛋大小、晶莹剔透、红光闪闪的珠子，在瞎眼婆婆的两只眼睛前，左边晃晃，右边晃晃，又鼓嘟着小嘴儿朝瞎眼婆婆的眼窝里吹了口气，一拍巴掌说了声：“睁！”瞎眼婆婆只觉得眼中奇痒难耐，用力一睁，嘿，还真地睁开了！老婆婆瞅瞅儿子，又瞅了瞅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再也舍不得放姑娘走了，紧紧抓住姑娘的双手说：“姑娘，你真是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没想到俺瞎着眼摸索了一辈子，临死头上了，还能睁开眼见见世界。姑娘，你要是不嫌俺这个家穷，就甬走啦。留下来和俺娘儿俩一搭儿过日子吧！”听了这话，姑娘的脸儿一

红。她见那后生仔也笑嘻嘻地瞅着自己，不由勾下头去……姑娘终于留了下来，和那后生仔成了亲。婚后，小夫妻恩恩爱爱，老婆婆喜欢得成天念佛。穷是穷，可是一家三口子你疼我，我疼你，小日子过的和和睦睦。

谁知好日子不长久，白仙姑和后生仔的婚事激恼了一个人。谁呢？就是白姑的父亲白仙家。原来，黑仙家用法术把白姑摄来给后生仔的老娘治眼疾那天，正好白仙家在洞府炼丹哩，等他把丹炼好，一喊女儿，没人回答。洞里洞外寻个遍，也不见女儿的影子，白仙家掐指一算，不由气得白胡须打颤颤，跺着脚大骂黑仙家坑人。他有心找到黑仙家门上去问罪，无奈自己的道行比人家浅；上门去找那后生仔的麻烦吧，又恐怕那硬弓厉害。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先拘回女儿要紧，等以后再寻机会报复黑仙家和后生仔。白仙家拿定主意后，立时取来九九八十一只大海碗，注入清油，做成九九八十一盏海灯，又咬破中指，画了一张女儿的画像，然后披发仗剑，做法拘女儿回家。俗话说：仙人一日，世上一年。白仙家这一折腾，人世间早就好几个月过去了。这天白姑正坐在灯下给丈夫做衣裳，猛然间觉得心中一阵悸动，两个眼皮怦怦直跳。掐指一算，已知道父亲发了怒，要拘自己回

去哩。白姑放下手中的针线，瞅瞅正睡得又香又甜的丈夫，心里头不由得犯了难：回去吧，实在舍不得丈夫和婆婆；不回去吧，又知道父亲的脾气，怕因此给丈夫和婆婆招来不幸。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还是回去好，天塌祸事自己一身担当。白姑拿定主意后，伸手把丈夫摇醒，说：“俺有句要紧话跟你商量哩！”后生仔睁开眼，见媳妇儿两眼落泪，慌得一翻身坐了起来，问：“不长不短的哭甚哩？有啥话你说就是了。”白姑抹着泪说：“咱俩的缘份恐就到今夜了。”后生仔一把抓住媳妇的双手，问道：“啥？你说啥话哩？你就忍心丢下俺吗？”白姑长叹一声说：“你看俺下得了那份狠心吗？是俺爹拘俺回去哩！”“哪，哪该咋办哩？实在不行，俺上门去求他老人家。俺给他下跪，给他磕头。只要他老人家答应让你永远和俺在一搭儿，他就打俺一顿，骂俺一场，俺也认。”白姑听了这番话，惨然一笑说：“傻啊！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俺，俺还是回去的好。”后生仔禁不住落下泪来，双手紧紧抱住媳妇儿说：“要去俺跟你一块去，是死是活咱俩伙着顶。”“别犯傻了，俺一个去受累还不够吗？干嘛非得再搭上一个呢？咱俩都走了，剩下娘一个人在家，靠谁来养活呢？再说俺已怀有身孕，俺不愿让你死在俺爹手里，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了爹。俺爹再



凶，好歹俺也是他的亲生闺女。俺先回去，等他的火气熄了，俺再慢慢求他。”后生仔抽泣着说：“俺是怕难为了你呀！”白姑听了丈夫的话，再也忍不住了，双手紧紧搂住丈夫的脖子，泪水一串一串地流了出来。哭了一阵，白姑止住泪，劝丈夫道：“别哭了。铁棒还能磨成针哩，只要咱俩不变心，总有再见面的日子的。俺走后，你要多保重自己的身子骨儿，多疼娘！”后生仔哽咽着说：“俺送……送你……上路。”白姑拦下丈夫说：“仙凡隔路，你咋送呀！”说罢一狠心推开丈夫，拉开门跑到院里，就地打了个滚儿，早化成一股清风去了。等那后生仔追出门来时，除了天上的寒星冷月和地上自己的孤身单影外，哪里还有媳妇儿的影子？他狠狠地捶打着门框儿，撕心破肚地哭喊着：“白姑，你在哪里？白姑，你在哪里呀？”儿子的哭喊声把老娘惊醒了，她披着衣裳颤颤抖抖地从自己的屋里出来，向儿子问明原因，老人只喊了一句：“俺的媳妇儿呀——”便声咽气绝，一头栽倒在地上。慌得后生仔一口一个娘，拚命地哭喊着；一会儿捏人中，一会揉胸脯儿。正焦头烂额没招儿时，忽听有人说道：“莫急、莫急，让俺来救她老人家。”后生仔回头一望，只见黑仙家手里拿着一只葫芦，不知什么时候就站在他的背后了。后生仔怀抱老